

村口的水麻柳

□ 季宏林

多年过去了,我仍记得村口的那棵枫杨树。不过,那时候,我只知道它叫“水麻柳”... 春天来了,水麻柳的叶子一天天浓密起来...

而有力。

水麻柳附近有一个渡口,一条木船往返于南北两岸。一声声熟悉的乡音,每天在渡口的上空回荡着... 水麻柳树冠高大,像撑起的一把巨大的绿伞...

有吵嚷的,像一锅煮沸了的水。月亮慢慢地升起,如水的月色一泻千里。明月照在河面上,闪着粼粼的波光... 一阵清风从河面吹来,水麻柳的叶子发出沙沙的响声...

(作者单位:安徽省无为市公安局交警大队)

漫画/高岳

黄洋界随想

□ 罗本森

此刻,我站在海拔1343米高的黄洋界上,多少豪情盎然,多少遐想萦回。小时候,我在课本上读过毛泽东诗词《西江月·井冈山》及朱德挑粮过黄洋界的故事... 黄洋界在井冈山茨坪西北面十七公里,峰峦叠嶂,地势险要...

海天晴雨到象山

□ 胡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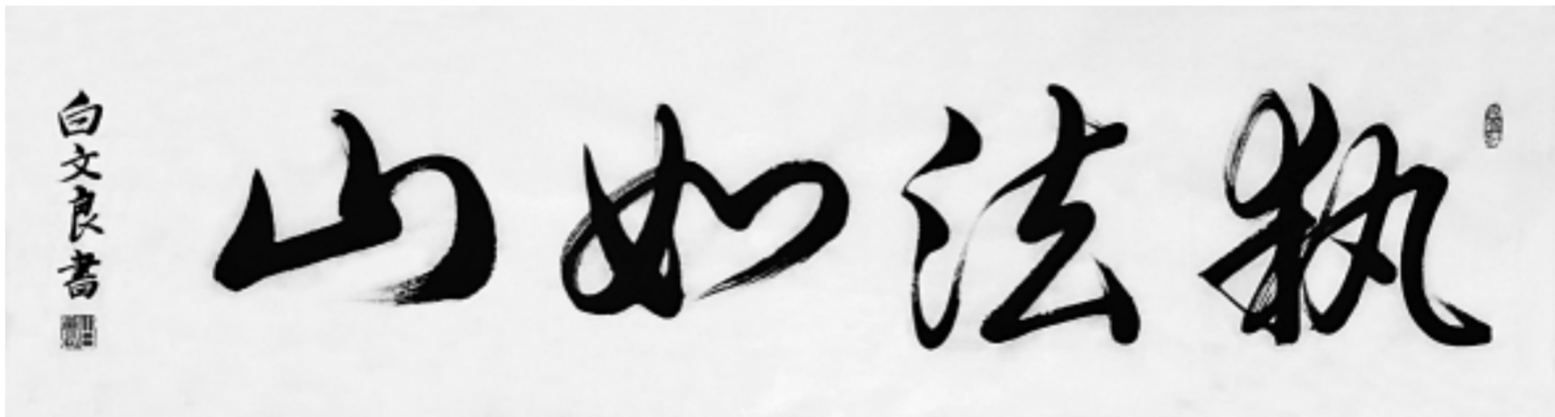
同样地处江南,太湖沿岸,钱塘江畔的杭、嘉、湖,绍有的是撑着油纸伞,立于烟雨桃树下的佳人;有的是闲坐竹林溪畔,曲水流觞吟诗作对的逸士... 象山遇见山风海涛,象山有许多的山,也有无垠的海...

象山遇见山风海涛,象山有许多的山,也有无垠的海,海山伸出护卫的双臂将无数的城镇环抱其间,沿着海岸线一路分布着形态各异的海湾... 象山的风,从蔚蓝的天空与成堆的云团间遥遥掠过...

半月形的渔港里,向外过了圆拱桥,过了海面上珍珠玛瑙一般散落的群岛,往东就是浩瀚的东海。

沿山而建的古老渔村,中心的老街是一条高低起伏的青石板路,马头墙和垂拱门,如同无言的歌谣... 在象山的石浦,数不清的大小渔船,停泊在

(作者单位:浙江省绍兴市消防救援支队)



书法作者 内蒙古自治区海拉尔铁路公安处 白文良

丹江河畔是故乡

□ 余保成

丹江河畔是故乡,故乡名叫淅川县,地理位于豫西南,隔江相望鄂豫陕。那里有条丹江河,秦岭深处发源地,从西向东越千里,淅川境内造三川... 故乡福地有三川,顺阳丹阳板桥川,百里平川绿两岸,富庶之地兴淅川...

以望到边,航道贯通陕豫鄂三省,千吨货轮昼夜航行,电动泵站星罗棋布,灌溉造福数百万亩。极目远望,烟波浩渺,天水相连,千帆竞展,水鸟翱翔,鱼腾虾跃... 为了南水北调这一世纪工程,为了一渠清水送京津,几代渠首人默默奉献着,他们识大体,顾大局,几十年的付出难以用文字描述...

其中一半以上是迁移过三四次的“移民世家”。2009年6月中下旬,是新世纪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移民最关键的时刻,淅川县再次作出巨大贡献,又一批65万人开始搬迁... 美丽的丹江风光,诉说着沧海桑田的岁月变迁,浩荡的南水北调工程,见证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...

(作者单位:河北省石家庄市委政法委)

接访

□ 牟伦祥

把窗口擦亮了又擦 让明亮的活儿在这里直接表达 群众权益心中高挂 请先将你心里的委屈倾诉一下 再把满腔“怒火”朝我喷发 我愿成为你宣泄的活靶 只要能解开你纠结的疙瘩 说累了倒杯热茶 我最懂你内心酸甜苦辣 根据诉求说理释法 我不疾不徐打开话匣 压低身段多说说温暖活法 脸上始终充盈笑哈哈 坚冰开始一点一点融化 精诚所至枯枝也发芽 早知如此何必跑上跑下 你如初醒愿息诉作罢 离开时竖起拇指把这扇窗口夸 谁说上访群众死缠烂打 谁说接访干部凶神恶煞 以心换心什么问题都不在话下

(作者单位: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)

又见杜鹃红

□ 黎耀成

你笑傲血雨腥风 唤醒大地的葱茏 漫漫长夜有你 一路相伴 缕缕芬芳引来 春光融融 你的鲜艳映红旗帜 让铿锵的步履 更加从容 你舞动和煦春风 眉飞浪漫的红颜 灿灿阳光有你 热情点缀 翩翩舞姿牵起 春潮涌动 你的赤诚点燃激情 让追梦的人儿 热血沸腾 又见杜鹃红 年年喜相逢 万里神州春意浓 幸福总相拥 迈向新征程 千秋伟业千秋颂

(作者单位:湖北省黄梅县司法局)

立夏(外一首)

□ 徐敏

六月的荷花盛放在水中 游人从各地赶来 摆出各种姿势留影 水池后面有个书院 有一些人在读书 最后面空了几个位子 我走进去,坐下 拿起桌上的书法 门口的狗悠闲踱步 池里的荷叶被风一一起起 又渐渐散开 我和那些专程赶来读书 或看花的人 并无区别

荷

我总是来的太早 或是太晚 鑫园的荷花或则露角 或已凋零 每一个流年里开落的美景 竟都错过 今年夏季 我终于准时来临 那曾遥想千百次的荷塘 碾过了时空 在此猝不及防的相见 绿茎向晴 翠叶与红花交相辉映 我孩童般的笑颜恰似蜻蜓 温柔地掠过水面 去与那池中盛放的花心 相应

(作者单位: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检察院)

宣颐斋随笔 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?

□ 王乾荣

重读《孔乙己》,又一次感受到鲁迅笔墨的辛辣、锐利和深邃。孔乙己到咸亨酒店,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,穿长衫,表明他是一个读书人... 但是有一句关乎功名的话,直刺孔乙己的心扉,令他万分沮丧,连辩白的勇气和理由都没有了,就是人们问他:“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?”听了这话,孔乙己简直如雷炸耳,“立刻显出颓唐不安模样,脸上笼上了一层灰色”……

鲁迅研究专家黄坚联系鲁迅身世,说这个情节,“一定隐含着连鲁迅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灵魂刻痕,而且是最深切的那道刻痕”。(见《桃花树下的鲁迅》)我同意这个观点,但觉得鲁迅还是隐约意识到这道“刻痕”的... 鲁迅也是“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”的那类人,鲁迅的少年时代,科举制苟延残喘,但科考仍然是士子们成就功名的出路... 其时的文坛风云人物,大多不是留洋博士,至少也毕业于西洋或东洋的著名大学,比起来,鲁迅可怜的学历,真是“拿不出手”的,也因此被某些大佬所轻蔑...

的一张文凭,这也是鲁迅一生的最高文凭。好玩的是,在南京学习的假期,鲁迅回家乡会稽(绍兴),赶上县考,被动员参考,在500考生中得第137名,因又返回南京,未参加翌年的复考,所以大清国的高端读书人周树人(鲁迅),连“半个秀才也没捞到”... 此后鲁迅被官派留日,先上弘文学院学语言,后进仙台高等医学专门学校,没毕业就退学搞文艺运动去了... 其时的文坛风云人物,大多不是留洋博士,至少也毕业于西洋或东洋的著名大学,比起来,鲁迅可怜的学历,真是“拿不出手”的,也因此被某些大佬所轻蔑...

的灵 魂深处,在他的潜意识中,还是留下了深深的刻痕,这句话,是写孔乙己的,也无意间流露了鲁迅的悲怆。但鲁迅并没有被污浊的社会浸染成“孔乙己”。孔乙己“没有进学,又会营生,愈过愈穷,弄到将要讨饭了”,还酸酸地端着读书人的架子。其实“进学”并非文人的唯一出路,作为一个社会人,一个自尊的人,不管在什么大环境里,都必须具有自己的“营生”——走自己的路,哪怕它是一条羊肠小道,正如鲁迅在《生命的路》一文中所说,“生命的路是进步的,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上走,什么都阻止他不得”……